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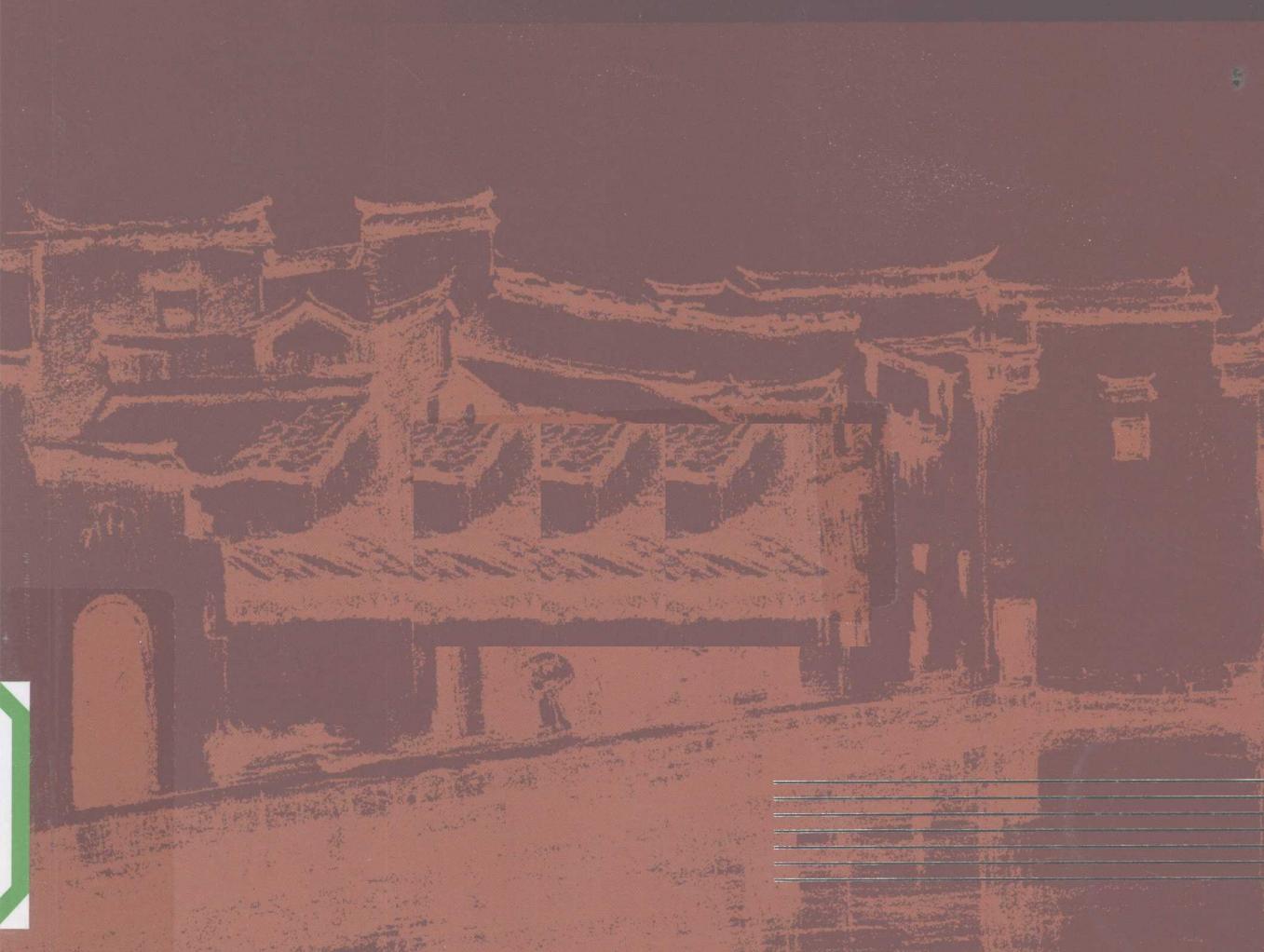


来也思想库

杨振之 黄葵 周坤 ◎著

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

COORDINATION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TOURISM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

杨振之 黄葵 周坤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专著，尤其关于城乡统筹过程中土地流转的研究，是作者多年以来实践工作的总结。本书还提出了通过施行“农地发展权”和土地流转来实现乡村旅游向乡村休闲度假的升级。书中从经济学和法学的视野出发，研究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本问题，在诸多方面都有创见。书中大量案例，图文并茂，使本书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

本书理论与实践结合，注重案例分析，实战性强，可供高等院校师生的教学参考与旅游业界及景区管理人士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 / 杨振之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03-027066-5

I . ①城… II . ①杨… ②黄… ③周… III . ①城乡建设-研
究-中国 ②乡村-旅游业-研究-中国 IV . ①F299.2②F5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8406 号

责任编辑：陈 梦 张 展 封面设计：陈思思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2.25

印数：1—1500 字数：200 000

定价：45.00 元

前　言

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迄今为止经历了两个阶段，现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家乐”时期，发端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成都郊区，90 年代初期在成都形成燎原之势，一时影响到全国。当时的旅游产品形式单一，消费低廉，依托农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朴素的乡风民俗，或农家休闲，或农家小住，尤其是气候环境较好的山乡，多成为人们避暑向往之地。此时乡村旅游缺乏规划，自然生成，产品虽然低级，却让农民尝到了甜头。第二个阶段开始于 90 年代后期，乡村旅游大多进入到景区管理阶段，此时的乡村旅游开始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营销，乡村环境也得到了整治，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得到了有效的改善，社会资本开始投资乡村旅游项目，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开始互动发展，如成都著名的红砂村“五朵金花”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但旅游产品还是以农业观光和农业休闲为主，农业开始走向集约化、规模化，但集约化程度并不高，农业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由于土地制度的限制而受到制约。但成都红砂村在土地流转和城乡统筹方面已经作出了有益的尝试。第三个阶段，可以称之为乡居和乡村度假阶段，其标志是 2007 年 6 月国家批准成渝两地为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尤其是成都市在土地流转方面作出了大胆的创新与尝试，为乡村旅游向休闲度假高级产品的转化打开了大门。尤其是在汶川地震之后，通过灾后重建的“联建”政策，城市居民可与农民合伙联建的方式，占有农民宅基地，在农村实现建别墅的梦想。农村的土地流转方式则显得更加活跃。成都市更是适时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为农村土地转化为资本提供了平台。随之而来的，将是农业产业的升级，乡村旅游的升级，乡村旅游产品向休闲度假尤其是乡村度假转型，乡村治理水平将大大提高。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乡村旅游的发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中国农村的变革，在解决了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瓶颈后，城乡统筹的历史作用将是革命性的，将会基本上消灭城乡二元化。其实，欧美发达国家早已走过了这样的路径，以法国为例。

法国的乡村、土地利用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成片的农田、成片的乡村森林相互交错；村寨镶嵌在广袤的田地上，大都被集中安置居住，很少有分散居住的村民。

法国农业土地私有化程度高，农民已成为产业工人，并享受着广泛的社会福利保障，农场主就是资本家，占有着广袤的土地，因此土地早已完成了整理，沟渠、田埂等都得到平整，以适应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农场主种什么、种多少，全由市场说了算，因

此法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市场需要的产品，就会进行集约化生产和规模化种植，当然也就促进了农产品的深加工，农业产品是法国的支柱产业和出口换汇的主要产业之一，法国农业产业和农产品深加工都稳居世界前列。法国农业产值居欧盟第一，农业食品出口居世界第一，占世界市场的11%，食品加工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

以法国著名的盛产葡萄和葡萄酒的西南部城市波尔多（Bordeaux）为例。这里离大西洋海岸97公里，受大西洋和地中海气候的影响，气候温和，阳光充足，特别适宜葡萄的生长。在葡萄生长的季节，雨量较大；在葡萄收获的季节，阳光充沛，这里地形缓缓起伏，形成大丘状地貌，土壤沙砾石，表层土覆盖着混合细沙的第三纪砾石，底土掺杂着贝壳化石的砂质岩层。

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始于公元一世纪，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在这里每个农场主都种植葡萄，且每个农场主都拥有一个自己的葡萄酒庄，每个酒庄都创有自己的品牌，其酿造的葡萄酒销往世界各地。除了葡萄产业化、集约化生产之外，葡萄酒食品加工业和出口贸易得到大力发展。此外，以葡萄的种植、葡萄酒加工生产、品尝、葡萄园体验、葡萄酒养生和葡萄酒庄住宿为特色的系列旅游产品被开发出来，促进了乡村度假旅游业的发展。

其实整个法国南部有十大葡萄产区，包括有普罗旺斯（Provence）、朗多克—鲁西荣（Languedoc-Roussillon）等地区，都实现了葡萄酒的产业化。除此之外，像图卢兹（Toulouse）的大面积的向日葵栽种和葵花油的加工，普罗旺斯大面积的薰衣草种植和薰衣草香精的提炼，都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大地景观背景和旅游吸引物。

与此相应，乡村治理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之间的差异被消灭，每个村庄被治理的像一个小城市。

首先是基础设施完善，道路四通八达，重要的大村庄还有快速列车可以到达，停车场设施完备，标识系统完善。

其次是服务设施完善，购物超市、医院、图书馆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齐全。以村落为中心，四周田园上分布着私人农庄和别墅。完备的基础设施与丰富的服务设施在为当地居民提供生产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极大地方便了各地旅游者。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让游客快速的到达任何一个乡村旅游地，减少旅途的奔波与候车等待的疲惫；而多样化的服务设施也为游客的休闲度假需求提供了众多的旅游活动项目。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全建立起来，建立了高福利社会，农业工人也享有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

法国的乡村规划与乡村治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良好的乡村规划与乡村治理也为法国的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对照法国的状况，国内的乡村规划与乡村治理需加强以下几点：

首先，明确乡村规划与乡村治理的目的。明确了主要目的才能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并促使乡村治理能力的提高。乡村规划是为解决乡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进行乡村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当地居民的收入增加。但是乡村地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两个必备的条件：一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乡村景观的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乡村景观既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重要特征，也是其自身发展的根

基：二是乡村地区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包括当地的民风民俗、建筑特色、生产生活习惯、邻里之间的社会交往等。法国乡村地区时至今日仍然保持着许多几百年的堡垒式建筑，其生产生活习惯也是一直延续至今，不断变化的是外部的交通可达性更加优越，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生活更加舒适。只有明确了乡村规划的目的之后，才不会出现国内误将乡村规划简单当做农村土地整理与居住点的合并以及拆迁这样的状况，将乡村居民搬迁到如城市的高楼住宅小区之中，不仅严重破坏了其原本的生活习惯，也不利于其农业生产活动的劳作，更是毁灭了乡村与乡村文化。再如此下去，我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其次，合理布局乡村产业。无论是乡村规划还是乡村治理都要对乡村地区的产业布局进行合理的调整，以实现乡村地区资源的优化配置。乡村地区作为人类的另一聚居形态，主要发展农业。为了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完善农业产业链，在农业种植的基础上还可进一步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和乡村旅游。同时，大规模的农产品生产也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大地景观艺术，典型的如法国普罗旺斯薰衣草和图卢兹的向日葵等。最终形成以第一产业为主，二三产业齐飞的格局。

再次，建立平等公正的城乡关系。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西欧其他发达国家，城市与乡村总是保持着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和谐关系是在城乡差异被消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区域的资源与资本决定了其产业布局，乡村地区的生态资源与土地资本等决定了其与城市的重点产业布局不同，功能分工不同。乡村规划需从区域的宏观角度进行分析和规划设计，加强城市与乡村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城乡的和谐发展。在保住基本农田规模的前提下，探索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农村产业转型升级。

在城乡统筹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我国当前乡村规划的薄弱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的能力、突破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可以说，除了土地制度、社会制度迥异之外，法国的乡村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许正是我们乡村未来发展的目标，殊途而同归。

杨振之

2010年4月3日

目 录

上篇 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农地发展权研究

第一章 乡村旅游发展简述与研究综述	(3)
第一节 乡村旅游发展简述.....	(3)
第二节 乡村旅游研究综述.....	(6)
第二章 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论纲	(17)
第一节 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的基本认识.....	(17)
第二节 在城乡统筹的框架下来认识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旅游.....	(20)
第三节 乡村旅游和城镇化发展.....	(22)
第四节 如何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24)
第三章 农村现代化遭遇的法律与土地制度困境	(26)
第一节 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制度立法与政策的历史沿革.....	(26)
第二节 土地流转制度立法与政策的历史沿革.....	(31)
第三节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权的法律分析.....	(35)
第四节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法律障碍.....	(37)
第四章 土地发展权理论与农地发展权理论	(42)
第一节 农地发展权理论.....	(42)
第二节 我国农地发展权构建.....	(49)
第五章 农地发展权基础上的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	(56)
第一节 土地流转与乡村旅游发展.....	(56)
第二节 以农地发展权为基础推进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	(61)

中篇 农业产业化与乡村旅游的发展

第六章 农业产业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	(67)
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与意义.....	(67)
第二节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现状.....	(70)
第三节 农业产业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关系.....	(72)
第七章 案例分析——成都“莓园仙丹”中国冬草莓现代农业园区概念性规划	(76)

下篇 原乡规划理论指导下的乡村旅游规划原理与方法

第八章 “原乡规划”理论	(89)
第一节 “原乡规划”理论的基本内容.....	(89)
第二节 “原乡规划”指导下的乡村旅游规划.....	(93)
第三节 案例分析.....	(98)
第九章 乡村旅游规划的程序与内容	(107)
第一节 乡村旅游规划的技术路径.....	(107)
第二节 乡村旅游规划的内容体系.....	(107)
第三节 案例分析.....	(114)
第十章 乡村旅游产品升级：乡村休闲、乡村度假与乡村体验	(122)
第一节 城乡统筹政策下乡村角色的转变.....	(122)
第二节 乡村休闲产品的规划设计.....	(124)
第三节 乡村度假产品的规划设计.....	(128)
第四节 乡村体验产品的规划设计.....	(131)
第五节 案例分析.....	(133)
第十一章 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研究集锦	(165)
第一节 土地流转政策下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探析.....	(165)
第二节 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旅游的发展.....	(167)
第三节 农村新型合作社的建立与乡村旅游的发展.....	(169)
第四节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近郊旅游地产研究.....	(171)
参考文献	(174)
后记	(187)

上 篇

乡村旅游开发中的 农地发展权研究

第一章 乡村旅游发展简述与研究综述

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成渝两市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作为城乡统筹改革的先行者，成都市要在解决土地资源紧缺、保障农民利益、统筹城乡经济和谐发展等方面做出有益的探索，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提供示范性的模板和可借鉴的经验^[1]。

城乡统筹的意义是通过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效应，充分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通过城市和农村的互动，来逐步解决“三农”问题^[1]。

本章城乡统筹与乡村旅游的关系入手，在城乡统筹背景下，对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农地发展权理论进行深入探讨，试从乡村旅游的用地途径、模式等角度出发，在保持乡村聚落景观的前提下，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土地问题。

第一节 乡村旅游发展简述

一、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乡村旅游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主要有西班牙和意大利两种起源地说法。20世纪60年代初，西班牙率先把加泰罗尼西亚村落中荒芜的贵族古城堡改造成简单的农舍，并且把规模较大的农庄和农场列入旅游参观和接待的范围，接待乐意到乡村观光的游客，至此，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现代乡村旅游发展起来。还有一种说法是乡村旅游诞生在意大利。1865年，意大利“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乡村旅游的诞生^[2]。乡村旅游在欧洲兴起后，美国也推出了乡村旅游产品，重点开发以农村传统文化特色和田园风光为资源特征的乡村旅游，使乡村旅游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喜爱的旅游休闲方式。后来，乡村旅游传到了日本和中国台湾省^[3]。其中日本的乡村旅游发展得较早，旅行社开发出务农旅游产品，每年组织旅游者参加春天插秧、秋天收割等务农活动和捕捞鱼虾、牧场放牧、牛棚挤奶等趣味项目，旅游者参加劳动不但没有报酬，还要向旅行社和农场交费^[4]。

我国内地乡村旅游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已经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989年，乡村旅游的最初形态——“农家乐”诞生于成都市郫县农科村，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独立的旅游形态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1998年，国家旅游局推出“华夏城乡游”，提出“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做农家活、看农家景、享农家乐”的口号，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发展。1999年，国家旅游局推出“生态旅游

年”，提出充分利用和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开展乡村农业生态旅游，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发展。2006年，国家旅游局推出“中国乡村旅游年”，提出“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推动了乡村旅游更快更好发展。2007年3月，国家旅游局联合农业部下发了“国家旅游局、农业部关于大力推进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通知”，为协调全国乡村旅游工作的开展，国家旅游局和农业部共同成立了“全国乡村旅游工作领导小组”^[5]。据统计，2007年全国出游总计16.10亿人次，消费总额达7770.62亿元人民币。2008年，国家旅游局推出国民休闲计划，与广东等省合作建立国民休闲试验区，其中乡村休闲成为国民休闲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旅游在省市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联合推动下，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时期。

现阶段，乡村旅游以观赏、品尝、购物、农作、文化娱乐、农艺学习、森林浴、乡土文化欣赏等观光、休闲活动为主。乡村旅游区往往靠近旅游景区（点），形成了“农游合一”的格局，且多分布在东部经济发达省区、大城市郊区县和特色农业地区^[6]。在国家部委的联合推动下，我国各地区乡村旅游得到空前发展，表现为旅游企业和旅游村数量迅速增加，游客规模持续扩大和旅游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连带效应日趋明显。表1-1总结了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代表地区的基本情况，可以让我们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有所了解。

表1-1 2006年我国代表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状况

地区	经营主体数量	游客规模	接待收入
北京	全市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观光农业园区有1100个，占地45万亩，共有12个区县的321个村开展乡村旅游接待工作，其中市级民俗旅游村110个，民俗旅游户已发展到1.7万户	年接待游客近1500万人次	年接待收入接近34亿元
湖南	全省年营业额50万元以上的休闲农业企业达4000家以上，投资规模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67家，全省有星级休闲农业企业95家，其中五星级37家	年接待游客3000万人次以上	年营业收入超过30亿元
四川	全省“农家乐”经营接待户总计达到19966家，其中，除成都市以外的各地市、州“农家乐”经营接待户总计达到11441家	年接待游客1.09亿人次	年旅游收入37.93亿元
江苏	到2006年底，全省已建有休闲观光农业景点510个，其中，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达到70个，名列全国前茅	全年接待游客2000万人次以上	年接待收入40亿元以上

资料来源：中国乡村旅游网

二、乡村旅游发展趋势

（一）国外乡村旅游发展趋势

1. 把发展乡村旅游纳入解决农村问题、推动农村持续全面进步的战略范畴，从政策层面进行有效推动

乡村旅游促进农村全面进步。以英国为例，为解决日渐凸显的农村社区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农业和农民收入下降问题、农村的贫困问题、农村环境问题等，英国在2001年大选后将原农业、渔业及食品部（MAFF）改为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增加了“环境”与“农村事务”，采取了更具竞争性、灵活性和对环境更加负

责的政策^[7]。政府每年投入约5亿英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为了继续提高对农村事务的支持水平，到2007年预计拨付16亿英镑来支持英国农村发展计划。英国环保人士巴彻勒说：“旅游业是英国最大的产业，截至目前，到英国乡村休闲农作和生态旅游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亿。”

2. 突出强调保持乡村自然人文环境的原真性

法国、日本等一些旅游发达国家，在进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规划时，非常重视在原有的一些遗址上进行复原和整修，尽可能保持其传统的、旧式的、古董的和原貌的民俗景点或博物馆，使之成为乡土式的综合博物馆。

3. 乡村旅游朝选择多样化和方式自助化方向发展

随着乡村旅游的迅速普及，旅游者对乡村旅游的品种多样性、内容丰富性和体验差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旅游者不再满足于一些成熟的乡村旅游点和较固定的旅游项目，开始自主开辟新的旅游点和提出新的旅游要求。发达国家的旅游者愿意选择更加自助的方式开展乡村旅游。自助的方式包括交通出行的自助化，如选择自驾车、单车或徒步出行，他们更加愿意选择利用乡村环境和资源开展自娱自乐活动。

（二）国内乡村旅游发展趋势

1. 乡村旅游发展的政府推动力将持续增强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乡村旅游作为活跃地方经济、宣传地方形象、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这从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可见端倪。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旅游在改善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环境、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方面的作用将愈加明显，政府从税收、土地、管理等方面对乡村旅游的支持力度也将持续增加。乡村旅游将逐渐实现从最初的一家一户的“农家乐”，向政府有意识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营销的规模化方向转变。

2. 乡村旅游产品的内容与形式将实现创新发展

我国乡村旅游起源于形式单一的“农家乐”接待，随着游客需求的不断升级，特别是众多资源品级并不突出但区位条件较佳的乡村加入到乡村旅游开发序列之中，乡村旅游产品的内容和形式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涌现出了高科技农业园、农耕嘉年华、田园养生会所、农村创意产业园等多种新形式的乡村旅游产品，受到游客的喜爱。在未来乡村旅游规划开发中，乡村旅游产品会更注重产品的规模化、品牌化和特色化，不断满足游客需求，逐渐形成以观光农业、乡村休闲、农事体验、乡村度假等多层次的产品体系，进而实现乡村旅游产品从量到质的跨越式发展。

3. 乡村旅游产品对文化内涵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乡村地区独有的民风民俗与农耕文化特色是乡村旅游开发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在传统的乡村旅游开发中，农业观光与农家接待对文化特色的挖掘工作尚不完善，游客进行乡村旅游活动所消费的农家饭、棋牌、垂钓等活动，除了乡村自然环境外，其他特色并不明显。乡村旅游产品文化内涵的缺失导致乡村旅游产品的可复制性增强，进而影响乡村旅游市场的良性发展。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乡村旅游市场，特别是随着游客知识水平提升和文化消费意识增强，缺乏文化品味的低档次乡村旅游产品

将不能满足游客需求。

第二节 乡村旅游研究综述

一、国外乡村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

国外乡村旅游起源较早，乡村旅游研究也相对成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发展带动了旅游消费的增长，乡村旅游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得到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推动了旅游理论界对乡村旅游研究的重视。国外乡村旅游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活跃期，并一直持续至今。从研究领域上看，现阶段国外学者对乡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社区参与、村庄治理等人文社会方面的关注度要高于乡村旅游经济层面，对乡村旅游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方面研究较多。从研究方法上看，多从实践案例出发，对某一社区或乡村旅游区进行实地调研，构建数理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从发表研究文献数量上看，国外乡村旅游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概念、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影响、乡村旅游规划开发等方面。

在乡村旅游概念方面，国外学者多从乡村旅游（rural tourism）、农业旅游（agricultural tourism）、农场旅游（farm tourism）、村落旅游（village tourism）等不同角度对乡村旅游进行界定，这些概念在国外研究文献中具有通用性。世界旅游组织在《地方旅游规划指南》中定义乡村旅游为“旅游者在乡村（通常是偏远地区的传统乡村）及其附近逗留、学习、体验乡村生活模式的活动。该村庄也可以作为旅游者探索附近地区的基地”^[8]。这一定义具有指导意义，但将乡村旅游发生地点设定为“偏远地区的传统乡村”，明显具有时代局限性。Lane 认为乡村旅游应至少具有 5 个特性：“地处乡村，旅游活动具有乡村性，小规模化，社会文化的传统性，类型多样性”^[9]，这一论述对乡村旅游特质的描述较为精确。Nilsson 认为农场旅游与乡村旅游相比范围较小，必须依赖农场和农民开展旅游活动，农场旅游只是乡村旅游的一个组成部分^[10]。Inskeep 认为农业旅游、农庄旅游、乡村旅游三种旅游形态并无实质区别，而村落旅游特指游客到偏远乡村体验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旅游活动^[11]。实际上，学者提出的乡村旅游概念一般包含了三个关键要素：乡村环境、传统文化和旅游功能，这是对乡村旅游概念解析的基本理论要素，也是乡村旅游从根本上区别其他旅游形式的标志。

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方面，众多学者从乡村文化保护、乡村环境治理、乡村遗产开发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印度学者 Gonsalves 早在 1987 年就提出，乡村旅游朝理性、和谐和完美的可持续方向发展，是未来乡村旅游活动的必然趋势^[12]。Lane 认为乡村旅游发展需要严格保护乡村敏感区域，协调好保护与开发关系，保持乡村的乡村性，因此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必要且必需的^[13]。Abby Liu 则认为乡村社区环境、资源和设施遭到破坏的原因是由于个别地区过于重视乡村旅游的经济效益，在未对社区承载力进行有效评估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开发^[14]。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实现途径方面，Suzanne Wilson 以美国伊利诺斯州乡村旅游业为例，从产品组合、战略规划、中介组织、

政府管理等方面总结了成功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经验^[15]。Turnock 研究了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脉和马拉穆列什地区的乡村旅游，他认为通过社区参与和地方控制能够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16,17]。HwanSuk Chris Choia 等利用德尔菲法总结出衡量乡村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125 个指标，其中涉及政治、社会、生态、经济和文化等多个层面^[18]。

乡村旅游影响方面，国外学者在研究早期较多地关注乡村旅游的经济作用，且一般认为乡村旅游对促进农民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优化社区治理等方面存在积极作用。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旅游研究者开始关注乡村旅游对乡村自然环境、生活环境、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如 Jenny Briedenhann 认为在农村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以及乡村旅游吸引物的聚集，能够促进相邻地区的合作，建立区域伙伴关系，为区域联动发展带来机遇^[19]。Patrick T. Long 等以科罗拉多州 28 个乡村社区为试点研究了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认为乡村旅游开发存在一个阀值，当开发强度在这个阀值之下时，居民对乡村旅游持积极态度，反之，居民对乡村旅游开始持消极态度^[20]。Peter Mason 认为社区居民对开展乡村旅游所带来影响的感知和态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差异与性别存在某种联系^[21]。另外，Allen 和 Butler 等曾使用概念模型来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识，Pearce 提出归因理论（attribution）来揭示对旅游影响的各种感知现象。Murphy、Petty、Sandoval、Dogan、Cevat 等则针对乡村旅游社会效应的影响因子，从接触理论的角度进行经验归纳^[22]。

乡村旅游规划开发方面，国外学者研究重点以案例研究为主，内容包括乡村景观与土地利用、乡村文化多样性、旅游规划中的社会问题（诸如赌博、就业、女性问题等）、乡村环境与生态规划、保持乡村地区“原生性”和“乡村性”，以及乡村社区参与旅游规划过程等等^[23]。由于乡村旅游规划所要求的理论方法学科交叉性较强，各专业学者一般以本学科的理论结构为基础，添加涉及到的其他专业知识要点，形成综合性很强的多专业跨学科组合型理论体系。Tazim Jamal 和 Donald Getzb 探讨了基于协作理论的乡村旅游规划方法^[24]；Giulio Senes 和 Alessandro Toccolini 以意大利一个乡村保护区为例，将终极环境阈值技术应用于乡村开发，探讨了在乡村保护区进行可持续土地利用规划的方法与途径^[25]；Ann Murphy 和 Peter W. Williams 以加拿大乡村旅游地为例，研究了日本旅加乡村旅游者的人口学特征、态度偏好和行为特点，提出了在进行乡村旅游开发时要通过建立区域乡村旅游组织、评估产品市场匹配度、加强市场营销、提高旅游经营者服务意识等方式吸引旅加乡村旅游游客^[26]；Lisa M. Campbell 将哥斯达黎加 Ostional 乡村地区作为个案，研究了当地社区在政府规划与干预下乡村旅游开发的潜在利益，同时提出在乡村旅游规划中应充分重视生态保护问题^[27]；L. Roberts 和 D. Hall 对西方乡村旅游规划所应遵循的规划原则、项目类型及规划方法进行了总结提炼^[28]；Suzanne Wilson 等人分析了乡村旅游能够成功开发的几个要素，认为乡村旅游开发离不开商人的直接和间接作用^[29]；Barbel Tress 和 Gunther Tress 研究了丹麦乡村景观规划，提出利用场景可视化技术向当地居民展示规划成果，并通过旅游规划专家、地方决策者、旅游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协作，并与景观规划专家进行沟通协调，最终完成乡村旅游规划^[30]。

二、国内乡村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旅游业开始从单纯的外事接待向旅游经济转型，旅游研究也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推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我国城市的大规模扩张、人们生活工作习惯的改变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乡村旅游这一特殊的旅游形态开始出现并迅速成为人们重点选择的旅游消费对象之一，乡村旅游研究也在这一时期从广度和深度达到了第一个高峰。

总体上看，我国乡村旅游研究主要集中于乡村旅游概念界定、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乡村旅游产业与产品、乡村旅游影响、乡村旅游与社区关系、乡村旅游存在问题与解决途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规划设计等方面，也有学者从乡村治理角度对乡村旅游进行了研究。

乡村旅游概念界定方面，我国学者自开展旅游研究以来一直不断探讨和深化。杨旭是国内较早研究乡村旅游的学者，他认为乡村旅游是“以农业生物资源、农业经济资源、乡村社会资源所构成的立体景观为对象的旅游活动”^[31]，这一定义对乡村旅游活动的对象阐述较为全面，但忽视了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活动的消费性特征。杜江、向萍将乡村旅游定义为“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32]。贺小荣详细分析了乡村旅游的涵义，提出乡村旅游应该是“以乡村地域上一切可吸引旅游者的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满足观光、休闲、度假、学习、购物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的旅游消费行为及其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33]，这一定义已经注意到了乡村旅游的消费性。肖佑兴等分析了乡村旅游的几个定义，提出乡村旅游应是“指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民俗风情、生活形式、乡村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等为对象，利用城乡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产品，集观光、游览、娱乐、休闲、度假和购物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形式”^[34]，这一定义全面而贴切，甚至涉及到了乡村旅游产品的规划设计。何景明、李立华认为乡村旅游从狭义角度来看“是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35]，此定义提出“乡村性”概念。刘德谦回顾了乡村旅游定义的发展历程，提出乡村旅游“是以乡村地域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观光、体验及学习等的旅游活动”^[36]，并对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三个相似概念进行了辨析。

以上定义触及到了乡村旅游概念的几个关键要素，如乡村旅游的发生地点、旅游吸引物、目标市场、消费动机等。笔者认为，乡村旅游定义应至少涵盖三个方面，第一是乡土性，即乡村旅游活动的发生地点、活动方式、吸引动力等均应以乡村作为根本要件，而乡村距离城市的远近不应成为乡村旅游定义的评价因素；第二是乡村差异性，即乡村旅游能够区别于其他旅游形式满足人们的身心需求；第三是乡村消费性，即乡村旅游作为旅游的一种形式，应具有旅游活动消费性的基本要素，包括显性消费和隐性消费两个部分。同时，乡村消费也有其自然特点，它除了提供返璞归真的大众消费产品外，还会提供高端的乡村度假产品。因此，本书将乡村旅游定义为：乡村旅游是发生在乡村

地区，依托乡村资源开展的，以满足旅游者放松身心、康体疗养、教育求知、回归体验等需求为主要目的，具有消费性特征的旅游活动和经历。

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方面，刘娜、胡华详细的论述了成都市农家乐的发展模式，按照农家乐建筑风格将其划分为古典园林式、现代度假村式、川西庭院式、现代园林式四种^[37]，并对成都地区农家乐经营的成熟经验进行了总结提炼。余清、吴必虎提出乡村旅游“生态博物馆的开发模式”^[38]，以期对乡村地区的民族文化进行保护。邹统钎对比了成都农家乐与北京民俗村的发展模式，分析了两种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对策^[39]。戴斌等通过比较中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从各国乡村旅游成长的协调机制划分”，将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划分为“政府推动型、市场驱动型和混合成长型”三种^[40]。何伟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向^[41]，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石培基、张胜武从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或协调机制、乡村旅游的经营管理类型、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乡村旅游的活动项目（产品）等不同角度对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进行了归纳^[42]，较为全面的总结了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模式。

乡村旅游产业与产品方面，万先进、伍婷认为乡村旅游具有产业化发展的条件，并总结了在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43]。罗自力、温萍分析了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优势与威胁，并对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定位进行了研究^[44]。王婉飞、单文君对乡村旅游产业升级进行了研究，提出乡村旅游应从产品、模式、营销、资源整合升级^[45]。刘哈等则从乡村旅游产业的组织模式入手，对乡村旅游产业模式的概念、分类及选择原则进行了分析^[46]。毛勇研究了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将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划分为“核心产品域、辅助产品域和扩张产品域”三个层次^[47]，并从产品体系角度分析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易金、王德刚提出“乡村旅游产品预留空间”的概念，并从市场和资源两大维度具体分析了乡村旅游产品开发，最终形成市场、产品和资源三维一体式的乡村旅游立体空间格局^[48]。

乡村旅游影响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三个领域。张祥桔等以北京平谷区玻璃台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认为乡村旅游对乡村的文化、经济及管理等均具有积极作用^[49]。顾筱和、黄郁成以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正负两个方面分析了乡村旅游的经济影响^[50]。朱丹丹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方法，从研究者、游客和村民的不同视角，探讨了乡村旅游对乡村文化传承的影响^[51]。韩晶晶基于居民感知理论，选择三峡车溪民俗风景区作为实际研究案例，分析了车溪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52]。黄玮另辟蹊径，以临安市白沙村农村女性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乡村旅游对农村女性的影响^[53]。马东升将乡村旅游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联系起来，分析了新农村建设和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的辩证关系^[54]。

乡村旅游与社区关系方面，国内学者大多将目光投向社区参与和居民感知两个方面。宋章海、马顺卫从社会学、文化学、生态学等角度肯定了乡村社区居民在旅游开发、规划、管理中的主人翁角色，探讨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目标与途径^[55]。王敏娴分析了村民对旅游业感知的表现内容，对影响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因素进行了排序，构建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的框架体系^[56]。郎富平、杨眉选取杭州市郊三